

政

學

錄

三



政 學 錄
(三)

鄭 端 輯

王雲五主編
叢書集成初編

政 學 錄
三 冊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輯 者 鄭 端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祥

政學錄卷五

聽訟

民淳事簡之地。初二十六放告。此正理也。然州縣繁劇。無日無之。正不必不準。以滋越訴。以添纏擾。蓋朝廷設立官府之意。原爲民間分憂息爭。使之一一和解。今人不知設官之意。止知準狀爲取錢之媒。故以多準爲諱。百姓赴愬無地。只得裹糧奔告上司。既添府城歇解之費。批行到縣。又增自己一番審斷。且上司事又難徑逐空回。問罪取保。費民有不小者。

越訴有在未經州縣之先者。有在既經州縣之後者。詞內或告及衙門。甚之有直詆州縣。又有本縣民告狀。反願批他處者。此俱不足介意。萬一事虛。又素犯刁惡。則借一人以示法可也。按刁民越訴。情雖可惡。然亦有冤實未伸而上訴者。禁之非理也。若惡其越訴而過懲之。恐上司聞之。必加深恨。且以後聞風越訴者。必捏毀州縣。或割髮刎頸。甯死不願批本州縣。是導之謗也。

上司詞狀。多有打網游棍。將平日仇人。不論事之相干無干。一概俱入在狀內。甚至有一張狀。單款紛紛。牽連數十人者。上司不察。信手準行。有司漫不加意。輒憑吏書一概鈔寫。此票一行。加以虎快作祟。不論被告干證。不論曲直真僞。動稱上司人犯。愚民懼怕。每一名字。要銀幾兩。方可銷除。若係破解。索銀尤狠。在被告者一家。尙未被害。而波連無辜各家。已受無窮打網之害矣。

刁民或報仇或害人。每每假人名字捏告。上司衙門提解。原被告俱受害。或被害者指名。告係某人爲之。亦不必準理。直將原詞申繳。官民俱省便。然亦不可不默記其人。俟其再犯而治之。

各處多有匿名文書。毀謗縣官得失。若從封筒中來。封筒中去。此鋪遞爲祟也。諭令總鋪司傳知各鋪。以後須要認明送文書者。方許收傳登記赤歷。若係不相識人。即將原文原人。送至衙門審問。仍不許鋪司閒游。令婦人小子接遞。其弊自革。若係當堂投文告狀。一總彙收中有匿名者。多係收狀吏收狀快手爲之。若將狀紙摺小。又有搗痕。必收狀者出之袖中無疑也。查名懲之。若頻頻疊見。宜偶一日逐名零收。匿名者自出。

州縣棍徒。或二三十人一夥。結爲生死兄弟。如趙甲告狀。則以錢乙孫丙作證。錢乙孫丙告狀。亦以趙甲作證。總之結聯死黨。交口硬證。不得氣不已。如此情弊。細查果實。須盡法行之。必使棍徒計無所用。閭閻乃得安枕。

上司批別州縣人詞狀至。願先回者準回。另行關取。如不願回者。候人犯至日。除招卷多者。遲一日問。招卷少者。本日卽問。審問明白。應入者入。應出者出。應輕重者輕重之。有難處者委曲處之。必使事理人情毫無掛礙。內有牽連干證。一一省發。止留緊要者一二人。作速成招。招多兩日寫完。少限一日。不許遲留需索。如違。許犯人稟究。仍嚴諭阜快歇家。不得需索磨賤。則鄰國之民。仰之若父母矣。至於別州縣來關提縣民。若隔府謊狀。道路又遠。或回關文。請改批不妨。若同府近便。卽一發之。或有彼處歇家陷害。則以

密啓囑之使無受虐方可。

本州縣民與別處人訟。經兩處會問者。但求其當情罪而止。若虧本州縣。以買外縣之譽。固非人情。若偏爲本州縣之民。使外屬人無辜受枉。亦傷天理。

愚民對理。不得意於官。多出不遜語。其凶悻之狀。初聽殊可駭。久之知其常事也。此可談笑聽過。切不可動氣。動氣而言者不已。則將立斃杖下乎。

問事絕不可有成心。又不可執拗到底。如其素惡。所犯者輕。卽從輕問。若以平日不善。遂羅織成罪。恐罪未必成。奸人反得以假口。且使上司見之。以我輩爲不諳事體也。

刁民告狀。計人生平過惡。使其一一皆實。則數十年之事。積在一時。其誰無過。況未必實乎。聽訟者因衆口之交證也。遂信以爲然。不知原告旣欲含沙。則此中證。非原告之死黨。則被害之仇讎也。且無賴者因而爲利。原告買囑。則執以爲有。被告買囑。則執以爲無。被告家貧。不足以厭買人之欲。則衆口鑠金。或至忘家喪命。治獄者但問狀內事情可矣。切不可墮奸人之計也。

凡問事。但憑中證之言。酌之己意。終不如衆耳衆目聞見之爲真。若犯人極不輸服。或地方鄰佑。又極口爲之稱冤。再察而改易之。方是虛公無我。若徒執己見。豈惟小民受害。且未免爲白璧之瑕。

有事情可惡。法所不容。中證若齊。便一問而決。使之放心。便無他事。若重責其人。又繫之獄。經久不斷。彼且張皇失措。以我輩爲有意也。衙門人又因而挾騙。內外傳誦。且被暮夜之名。不則營求請託。或破人之

家所喪多矣。

審讞之法。要虛要公。要明要斷。而其最要者。則在化大事爲小事。化有事爲無事。是以從古論獄者曰。甯失出。毋失入。又曰。罪疑惟輕。此臨民上者之第一緊要事。知此法。雖極刁頑極煩難之地。可迎刃而解。一掃葛藤冤結矣。

投文掛出起數。不論上司自理。當日問完。不是強盜人命。中證卽有二三不到。不必等齊。問理後應解人犯。僉原差起解。應申候詳者。發歇家認保。無罪者盡發回。一日呈稿。一日騰真。一日起解。蓋鄉民住城一日。未免妨工費錢。又富家刁難貧者。買囑解人。故意遲延。使貧者坐困。如犯前弊。該役重究。

民間苦事。莫甚於株連。健訟刁民。往往一詞牽告三二十人。報讎罔利。中間緊關犯證。十無二三。此等奸頑。豈宜聽信。各掌印官。凡遇受詞日期。俱要當堂審問。無干者卽與勾除。毋得一概發房出票。累苦小民。勾攝犯人。動差阜快。此庸吏之套習。實小民之大殃也。近日革弊愛民之官。多用原告自拘。夫兩讎相見。勢必起爭。妄稱抗違。以激官怒。亦有添差地方保伍同拘者。此是換名之阜快。需求凌虐。與阜快同。至於原告係是婦人。自拘尤爲不便。若止以原狀或紅票付告人。令其遞與干證。干證持之呼喚被告。約會同來。果係冤誣。聽從被告訴狀。至日同理。則干證者事內之人。畢竟不免到官。彼若有所需求。自是有人買囑。亦不恃勾攝之勢矣。是閭閻省一阜快之害。而公堂餘一差遣之人也。賢者試一思之。

上司批詞。果係徒罪以上。方許差人勾攝。凡公差勾攝。往反百里者。不得限過三日。若第五日不投到者。

計日加責。仍問犯人有無需索凌虐。或用十數手牌。上書公差有無需索凌虐七字。其有無二字。令犯人自填。聽審之時執進。庶限近不得久行吞噬。防嚴不得大肆貪殘。卽不能盡革奸弊。然省一分。一分受賜。省一人。一人免害矣。

阜快拘人到城。引領相識飯店。任情破費酒食。招包娼婦。心滿意足。纔來投到。或妄稟人犯不齊。或指稱關卷未到。有司不察。或令各討保人。或令原差帶押。甚者掛搭輪押。經年累月。放趙甲而留錢乙。賣正犯而拘家屬。種種擾民。皆問官惰慢之罪。

吏書騷擾科索。全憑牌票。有司硃押牌票。多不經心。彼或乘忙倦之時。或當微暖之會。便將一二百張。只稱未完前件。用印判日。中間言語重輕。任其亂寫。事體緩急。任其報票。紅單一出。打點卽來。遂意則將票停閣。不足則再三寫催。有司信實。何曾查某事會催幾次。某票有無回銷哉。監司騷擾郡邑。守令騷擾閭閻。此居其半。掌印官將一切前件到日。分急中緩三等。爲三袖摺。責令該房自限。某事何日可完。卽註摺上。難完者許其稟官。易完者照限督催。分別旣明。方準出票。有司每日看摺。勾銷前件。一事完卽勾一事。違限者計日加責。是官斧而吏鑿也。彼且辦事之不暇。而何暇愚我以行私哉。

問事以投到先後爲序。不許吏書以受財多寡爲後先。但本日投到者。本日卽問。雖極忙不可過二日。其狀內情節罪名。未問之先。預爲料理。一問之後。卽時畫供。人犯有認得字者。當堂將口詞發下與看。如不通文義。只當堂吩咐。某人應徒幾年。某人應杖幾十。審力有無。填寫印票。無力者卽時杖釋。有力者令其

自限。何日完納。即將發落單票。付與干證。令其催納。如果難完。干證至日。懇請改限。蓋干證住居多與犯人相近。押保催納。最爲便宜。不猶愈於阜快乎。

凡審賊審力。先看犯人力量。如果力量不堪。干證不肯保押者。多係貧難棍徒。入官給主之贓。不宜多坐。仍不宜逼認有力。以致追迫太苦。前件難完。上下俱不便也。

小事不宜輕問罪。明初教民榜文云。戶婚田土。鬪毆相爭。一切小事。須要經由本里老人里長斷決。若係奸盜詐僞。人命重罪。方許赴官陳告。無非省事便民之意。問刑者審係輕小事情。便與發落。不必取供問罪。止將原詞立案而已。雖不專用里老剖斷。猶不失恤民初意。奈何在外有司官員。不論事情大小。概引不應得爲。而爲又只用事理重者。及至審力。又不論其人貧富。槩坐有力稍有力。雖贖銀止三兩一兩有奇。官之所得苦不豐。而自貧民當之。至有鬻妻子以完官。損身命於一訟者。豈不痛哉。至於下不合二字。全不照管律條。如鬪毆傍人。則曰不合不行勸阻。徒夫在逃。則曰不合鎖押乞食。告找田地價。則曰不合勒措不與。如此類甚多。皆是律外生法。科索無罪。上司官當嚴爲申飭。

已問罪者。不許重科。每見民間有事到官。已經論斷決贖訖。或原或被意不甘服。仍赴上司衙門告準發問。問官又重科罪。此大失律意。而上司曾無查駁。非必盡利贖錢。蓋亦習而不察耳。名例律云。二罪以上俱發。以重者論罪。各等者從一科斷。輕罪先發。已經論決。重罪後發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。蓋一人之力量幾何。豈堪罪而又罪。體恤至此。仁之至也。假如十罪俱發。亦止科一罪。而乃於一罪再三科之。豈律意哉。

爲上司官者。遇有此等申詳到日。須查前此已未發落。已發落者。準其免科。未發落者。方行決贖。亦省刑便民之一事也。

凡問事畢。係申詳上司者。除擺站以上。拘禁候詳發落外。其餘卽日釋放。止令歇家報名聽候。詳允之日。將發落單票。給與歇家。轉付干證。計限完納。不許一概羈留。其事在別州縣者。移文別州縣催納實收。卽令申繳。如有違延者。許問事衙門呈究。

革前應赦罪犯。被人告發者。或財物當給主。或地宅當還人。依律處斷。重加責治可矣。近見各衙門。往往以已前事犯擬罪。而吏犯赦前過名。依舊降格。甚悖明詔。問刑衙門。不可不知。

原被赴審。必各有一番話說。成誦在心。聽之皆是。無可置曲直於其間矣。須吩咐原被。不許開口。待將狀詞情節年月。或於當中插問一二句。或於當中頭尾反折一二句。欲問牛。先問馬。欲問趙甲。先問錢乙。欲順問。反倒問。不問不言。有問方答。總之欲易他準備之話。吐他真實之詞。如此錯綜參伍。或用威嚇。或用婉探。推之以情。度之以理。天下無不可決之訟。無不可得之情。所謂真情假不得。假情真不得也。按詞狀情節。喫緊關竅。多在年月日時上。仔細查之思之。卽可得其十之七八。勿忽。

問事不必遲疑太過。亦不必太恃聰明。尤不可粗心浮氣。凡小事無大關係。可數言而決。若優游不斷。使人終日伺候。則官之材力可知。又人情不甚相遠。卽聰明過人。凡事止能了其大意。其中委曲。安能一一知之。且天下有理外之事。一一以意見揣摩。失之遠矣。又如趙甲告錢乙田土事。又誣之打搶。事虛卽並

其田土不問可乎。此粗浮之過也。

事情重大者。自有理法在。事情若小。又須少順人情。若概以理法行之。則刁薄之鄉。或至告縣不已。非所以省事也。狀內事情。既審明白。便取口詞。如某一事。原是如何起釁。如何爭論。某是某非。卽照犯人情節。直書不妨。嘗見初仕。難於下筆。爲其不文。不知其不必文也。

招擬之訣。招不離審。審不離情。情者。人犯曲直之情也。審者。問官口詞審語也。招者。招書據問官口詞衍之。而爲犯人自招之語。如一問得某某不合之類是也。上司駁問。多係招詞與審語矛盾。書手得錢。或將年月以後改前。以前改後。情節以輕改重。以重改輕。字句之間。動關顛倒。官府一時不察。輒令謄寫。上司見之前後參差。如何不駁。故凡審語既定。須令招書照依審語。節節衍長。雖文可衍而意則不可改。故曰招不離審也。聽審人犯。其理或屈或直。其罪或重或輕。其情或大或小。其故或明白敗露。或跡不可見。而理則可知。所謂情也。問官聽訟業已得情。而或下筆不達。或尙未得情。而輒爾臆寫。此等矛盾之處。所謂審離情也。官府審語。須一一將犯人情狀描寫如畫。方可謂審不離情。然有司知此。既要合律。又要全情。則不但審不離情。而尤妙於移情就律。若情不移。則律不合。圖士皆死囚矣。至於移情最妙之處。又不但移犯人之情。而且移閱者之情。就我作者之情。所謂智者識精。仁者心苦。毒心拙筆。及不耐煩人。不可語此陰鷺解網之道也。招書呈招稿進衙。仔細參伍細改。如審語當堂未審。不妨並改。總之以停當精細爲主。

口詞中有審語參語不同。如審得某以何事起釁。遂至忿爭。各敘始末。此審語也。案也。審語後又參看得某某誰曲誰直。或用駢麗語。此參語也。斷也。有前面審語內。卽兼用斷案。不復用參語者。有不用審語。招敘明徑用參語者。有參語或對偶或不對偶者。活變在人。不可執一。

參語不可不留心。如問某罪。卽詳其所以得罪者爲何。問某罪。卽詳其所以應釋者爲何。固不可草草不文。又不可浮泛而不切於事情。序事簡而明。議罪確而當。此老吏深文。可與知者道也。

經由上司大事。若強盜人命。侵欺錢糧之類。此等審語。須在退堂靜坐時。用心仔細查做。如其未妥。遲二三日不妨。所謂擔遲不擔錯也。若雖係上司事。而不甚關係。又事無可疑。則據案成之。立使犯人共曉。若雖係本縣事。而到底經由上司。恐係刁棍。必有後言。仍宜退堂做。若不必經上司。而事關兩家錢糧利害。視官筆跡以爲斷令者。宜當堂書審語立案。若事小。擇緊關情節。批一二句在原狀上。便是不必審語。事更小。責而逐之便是。雖批亦不必矣。

小民有事。旣告在衙門。斷令便須要了割。近日州縣。但追完紙贖。原斷過田地人口等項。通不照管。任其仍舊。不識何心。以此待民。而告爭者猶未已。甚矣民之愚也。

取供書手。多是欺官不諳事體。若平時已講過律令。習過招議。此輩自無所容其奸。若平時於招體。通未留心。其法亦易。試取房科已允招二三篇細看。招議之體。卽不難曉。合者該也。不合者不該也。不該而爲之。卽是罪。故凡招中有罪處。始稱不合。辟如強盜招則稱云。某人就不合如何。劈門把風等語。或有由輕

入重。定罪在重處者。則初稱云。某人不合專一交結賊黨。或嫖博非爲。及至犯事情重處。則復稱云。某月某日。某人又不合故違某律。明火持槍。劫財殺人等語。此招擬一人之體也。如輕重混雜多人。共總一招。則於情重者稱云。某人就不合如何如何。情輕者則稱云。某人亦不合如何如何。前分輕重本情。後分輕重本律。此招議多犯之體也。如均係重罪。有罪而駁問之後。有生死不同者。則於先存今故某犯名下。但敘其罪惡之狀。不必亦稱不合。以旣死無可罪矣。惟現存聽審犯人名下。始稱不合。以便閱招者醒眼。或有尙係駁問數內。而今死者。或因先死之人而關係現存聽審者。皆稱不合。亦無妨。此招擬生死各犯之體也。按敘不合處。各係情罪重大。事關死與遣者。卽在此處貼律例。如云。某人就不合故違某律某例一語。與後面擬罪處相同。則前後首尾相應。閱招者殊覺醒眼。事小在徒杖以下者。只稱不合。不必貼律。凡論串招招首。先將罪重一人作招頭。如事內有應議之人共犯。則以罪重者爲招首。京官與外官共犯。如俱是應奏請者。則罪重者爲首。京官雖僧道官。若與在外六品以下官共犯。亦必以京官爲首。應議者是朝廷勳舊大臣。京官無大小。皆在輦轂之下。外官五品以上。卽古諸侯大夫之列。體統稍尊。皆須論功定議。奏請聞問者。示不敢於擅專也。致仕官與見役吏共犯。則以官爲首。罷閒官及生儒與吏承共犯。以吏承爲首。內臣與京官共犯。則用官爲首。若與在外六品以下官共犯。則內臣爲首。爲其應奏提也。有職役人與白丁共犯。必以有職役之人爲首。婦人與男子共犯。婦罪雖重。必用男子爲首。僧道與里老共犯。僧道爲首。軍與民共犯。及其餘人相等者。悉以罪重之人爲首。通將各人事情招出。已獲者稱在官。未獲者稱未到官。脫逃者稱在逃。定罪全憑招眼。最要明白。如

竊盜則云。是某窺見某人家有財物。或某物。不合輒起盜心。與某人商謀。某亦不合聽從。於某日某時分。潛到某人家門首。剝開牆壁。進入房內。偷出某物。或某分某物。如銀錢。各分若干用訖。如強盜則云。訪得某人家。積有財物。不合糾同某人某人。各不合依允。各持槍棍。於某月某日幾更時分。到於某人家門首。用某物打開大門。一齊入內。或將主事某殺傷燒傷。劫出某物。或在某窩家分散。某分得見起某物。或未起某物。如故殺則云。因與某人爭論何事。廝打。不合用某物。故向某人某處。狠打幾下。當時氣絕。或某月某日身死。當有某人見證。或某人不合不行勸阻。如誤殺則云。某與某人各不合用某物。鬪打。誤將某人某處。誤打一下。因傷身故。若謀殺則云。某向與某人有仇。意欲謀害。不合與某人相商。某亦不合殺計在心。於某月某日某時分。探得某人獨身在於某處。某叫同某人。某執某物。某執某物。潛到某處等候。某人不來。是某爲首。令某向伊某處。用某物或戮訖。或砍幾下不死。某又向頭上用某物砍幾下。或當時氣絕。或某月某日身死。某人當場未曾動手。若同謀共毆人則云。某一時被某人欺負。或交易不明。欲洩己忿。不合與某人相同前去。某亦不合依允云云。餘倣此。不拘事情輕重多少。須以年月順序。遇串招出年月多者。則云節蒙。議頭項下。仍依罪重在前。斬絞徒流笞杖。依序擬科。重者在前。輕者在後。各等贓物。先順事主所失之贓。次序所分之物。小詞訟只看他投到狀詞。對他原告狀詞有同處。此卽真情也。又看原被詞告訴相角之處。此亦可揣得真情。將筆點出查問。此處每每片言而服。其餘皆扯草湊籃事也。若夫強盜大招。其中有真盜。有假盜。有

眞賊有假賊。有久拏。有新拏。有陣獲。有扳扯。有盜口供。有捕役供。有某衙門入。某衙門出。如此之類。猶如亂麻。新任當之。有腳慌手亂而已。此等大招。若止據卷混審。縱審十次。何能碧水分魚。令此心快慊。須要吩咐招書。將文卷預送呈覽。其上司新駁詞語。聽審人犯名字。則大字寫貼單上。衙中用一紙。順序橫寫。各犯姓名。每一姓名。要隔四五寸。然後自家從招頭細看到招尾。如遇某處某人陣獲。即將此某處陣獲。要緊情節年月。摘寫在某人姓名下。如遇某人某處起賊。即將此某處起賊。要緊情節年月。摘寫在某人姓名下。或係年月可疑。或係供扳可疑。或係賊證記號可疑。或係前後矛盾可疑。某衙門如何出。某衙門如何入。一一將此真假要緊關係情節。詳細分款。各書在姓名下。且細加硃圈。以便查閱。如此。則招中情節。既一一無漏。而緊關肯緊。又一一分明。出堂時逐一喚審。只問此摘出情節一單。別將新供者。據案錄出一紙。回衙又將上司新駁情節。再想再審。圖土始無冤民。且上司亦見吾輩心苦。此審大招最妙最要法也。

詞狀中有一事而撫按同準者。撫按批允後。係兩院分贖。有一事而撫按鹽漕屯河諸衙門同準者。看係何衙門同準。即係幾衙門分贖。司與道亦然。惟司道則不與各院分贖。雖同有狀。不過院允後報之耳。書手粗心。最易忽略遺忘。大詳中如有此等分贖衙門。須要剔明一句云。除將本招通詳某院某院候詳外。今具招詳文冊。伏候本院照詳施行。若遺此句。則他衙門允後。幾處俱不準分贖。須州縣代賠。不可不知。刁悍之地。多有保歇詐騙。私向人犯稱云。我能打點衙門。我能關通相公掌稿。令之封銀若干。俟事定後。

收用者。凡事曲直必有勝負。負家原銀雖還。勝家則被此輩哄去矣。此等到處多有之。蜀滇黔謂之順風旗。中州吳楚謂之撞太歲。都中近日謂之撞木鐘。故凡保歇有此者。務明示嚴禁。若衙門人做保歇。尤於官府不便。須時差人密訪。或時問聽審人犯。違者加等重處。

有請託者。須處之以理。初聽時。切不可輕諾。又不可輕洩之人。又不可因請託而處之太過。使人難堪。阻請託者。當慎之於始。但能禁止一二人。則此風自息。凡人之所畏而不爲者。爲有理法在。倘有力之家。不復爲禮法所縛。亦何求而不得哉。請託之事。所在恆有。然未必不自當官者致之。是非倒置。則人得假公以濟私。聽信權豪。則人得望風而比例。優游不斷。則人得乘間以請求。責罰太苛。則人得百計以求免。誠主之以正大。出之以精明。持之以廉平。濟之以果決。則人且服吾之寬。誦吾之公。憚吾之嚴。請託何自而來。士夫請託。未必一一皆是徇私。其中亦有激於公義。或迫於情之不容己者。我輩亦不可執一果所言是。便虛心改正。誰得而議其私。果爲至親。若事無關係。姑少免其責。未滅其賊。庶乎情法兩盡也。凡請託。不惟衆人之言。當裁之以理。卽正人君子。其言亦不可不察。其是非。蓋君子固不肯欺人。或每每爲人所欺。昔一令極信一鄉先生。一孝廉遂假館於鄉先生。凡有請託者。俱以大義言之。鄉先生便揮筆一書。令聽之如響。在言者以爲至公。不知實墮孝廉術也。又請託中有極狡者。一令方正。有某姓者。常以事干令。每事必反之。後某氏欲爲原告。則以被告爲名。令便重怒被告。原告遂得氣。其爲被告亦然。通縣俱以令厚故人。不知實爲彼所賣也。我輩遇此。但據理原情。不主一偏。則彼自無所措手矣。理直何

用請託。理曲自有法度。今受人央囑。勢必顛錯事理。拂逆人情王法。無論天理何安。且受囑本意。不過憂讒要譽。畏人發覺其短耳。所在郡邑。豈能人人受其囑。卽一人豈能事事受其囑乎。得罪一人。便足造謗。但違一事。亦自失權。奈何徇私廢法。惟高明之是畏乎。

人命

殺人之獄。謀故者少。鬪毆者多。而鬪毆之律。重在保辜。謂以毆傷之人。責付毆者調理醫療。照律立限。限滿之日。定罪發落。蓋毆傷者之親屬。自非慈親孝子。鮮不利其死。以爲索詐財物之地。而毆人者惟恐其死。要已命抵償。則凡可以生全之者。無所不至。是一件相打公事。活得兩人性命。乃律之良法美意也。每見有司官員。凡遇此等狀詞。多視爲末務。不卽拘審。相驗傷痕。卽已相驗。亦不責付被告調理。恣原告之所爲之。故被傷者十死八九。旣死之後。知法者赴官陳告而已。玩法者槓屍上門。聚衆打搶。囊篋一空。門窗盡碎。然後告官。官府又不卽時相驗。雖卽時相驗。又往往差委佐貳首領官員。其可信任者已少矣。及至簡驗之時。簡官嫌其凶穢。不肯近屍。又犯人扭鎖跪棚。多不同看。惟有屍親作伴。喝報屍傷。或多增分寸。或亂報青紅。間有犯人與屍親爭傷。而簡官竟不經目。止報一筆爲伴作膽錄耳。及再更簡官。再更伴作。或暗賣屍格。約與雷同分寸。或意欲輕重。多增疑似傷痕。駁而又駁。簡而又簡。是死者旣以挺刃喪命於生前。又以蒸煮分屍於身後。何其酷哉。今勸宰州縣者。著爲掣令。凡有鬪毆傷重者。地方卽時首報。若陳告者已至。而地方未報。卽重責之。人命屍親。不是父兄伯叔。便是弟姪妻子。被毆之日。卽自解衣。眼同